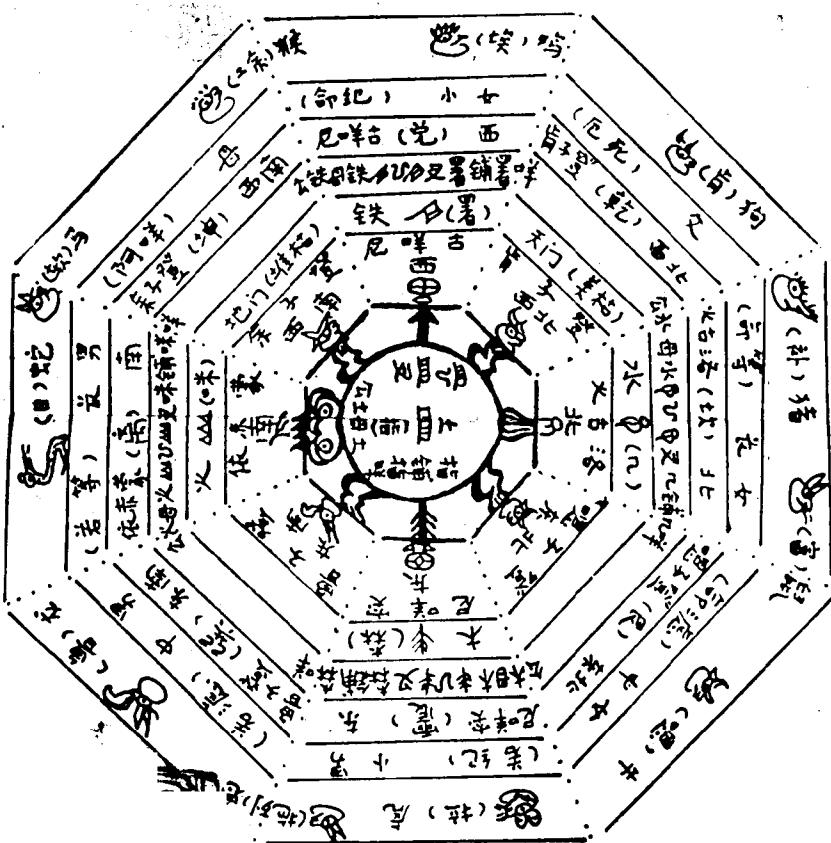


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



• 此项目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

滇文化丛书



● 李国文 著

東巴文化与納西哲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世光
封面设计：孟嘉福

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 李国文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90,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

ISBN 7-222-00764-4/G·55 定价：2.78元

编辑说明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滇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侧重探讨广义的云南古传文化的专题系列论著。

云南之称“滇”，由来已久。初有“滇”部落在此生息繁衍，战国时庄蹻开滇称主，至汉代即授置“滇王”，赐“滇王之印”。一代代古滇子民，皈依于这片38万平方公里的红土地，辛勤拓荒，不懈搏击，用血与汗、铁与火，铸就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构成了悠久而灿烂的滇文化。

滇文化，鲜明地表现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云南高山丛立，江河纵横，盆地星罗，森林密布，因而山地文化、河谷文化、盆地文化兼而备之，红土文化与绿色文化交相辉映；且北靠青藏，东依中原，西连缅甸，南接老挝越南，换句话说，四向远离于海洋，呈现为一种陆相文化型。但它又有金沙江——长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元江——红河、南盘江——珠江、大盈江——伊洛瓦底江等六大水系的辐射，得与海洋文化沟通，因而它还不是封闭式的内陆山地文化，仍可窥出特定的海陆交汇效应来。

滇文化，涵盖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云南有2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万以上，是一个民族大博物馆，其中，独龙、怒、德昂、佤、布朗、基诺、拉祜、哈尼、阿昌等民族，系云南独有。每个民族，它们的耕牧渔猎、衣食住行，

它们的发祥、迁徙、分化与组合，它们的生殖、婚恋、丧葬、节庆、礼仪、法度、语言、文字、宗教、禁忌、审美等等，莫不结撰为个性鲜明、有历史厚度的文化链。正是这众多的文化链纵横交错，构成了云南的文化奥秘境界。

古滇大地上崛起过腊玛古猿和禄丰古猿，崛起过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有着令人瞩目的人类起源文化。在这片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母土上，不仅留下了先民古老的火文化、石器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而且积淀了先进的陶文化、青铜文化、稻作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以及诸如村落民居、寺院建筑、石雕木刻、编织刺绣、栈道马帮……等等难于道尽的物质文明，它凝结着滇边子民力图主宰自我命运、从必然索取自由的执着意志和创造智慧，铭印着滇文化一步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跨越的轨迹。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行。这里有彝族毕摩文化、傣族贝叶文化、纳西东巴文化，有崖画、壁画、和以“海洋”称誉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古谣、歌舞、戏曲、古乐，有两爨碑、《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滇南本草》……以及数不清的滇诗滇文、滇书滇画——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同台媲美，闪烁着夺目的思想灵光和艺术绚彩。

从学科来讲，滇文化不仅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伦理学、哲学、法学、史学、美学、文艺学、文字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的广阔内涵，也容纳有天文、地理、历法、农艺等等自然科学的生成讯号。

这是多么丰博璀璨的文化宝库！多么值得纵深勘导和发掘的智慧矿藏！每一块浑璞的矿石都有待还原出文明的七色光，击发出新的热力动能，为我们提供了何等广阔的研讨求索的天

地！

我们欣喜地看到，过去，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十余年，我们在发掘滇文化宝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如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文学概况调查、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各民族简史的编写出版、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民族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等等，其规模、广度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文化建设上自然是业绩煌煌；但它基本上还停留于展示实体蕴藏本身的阶段，即仅仅建造了一座宏大的资料库，对附着于这些丰富文化“实象”之中的“灵”——即内在规律、多向价值、思想能量等等深层性的质的剖示，则还注重得很不够，用资料库的元件构筑学术理论殿堂的工程还待大力开展以补白。现在，我们试想为这一工程的奠基效些推波助澜的微劳。

由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也便明确了，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这个滇文化宝库从总体到各个层次、侧面的脉络作一番透视和梳理，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寻出文化演绎的规律和经验，阐发新见，力图对边疆开发的战略、方策有所启益，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进一步活跃文化研究氛围、团结新老学者、扶持学术新秀、弘扬传统、繁荣著作、造就有生气的新时代的“诸子百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尽一点我们应尽的责任。

立足于古滇边土，放眼于中华九州乃至世界的大文化背景，即便是一册薄书，也可以拓展出新的文化视野，展示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殿堂；一个不大的专题，也能从历史经

线与时代纬线的交织中，透射出博大的信息，萌伸出幽远的哲理和深邃的思想。这也是我们的自信所在。

这套书，是由黄惠焜、杨仲录、杨世光、张福三等同志首议倡筹和主编的。奠基伊始，任重道远，而囿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远不足以使之臻达完善，还期赖于群贤群策，鼎力玉成，唯望广大学者、读者热切支持，不吝赐教！

滇文化毕竟要发扬光大，毕竟能发扬光大！

编 者

1989年12月

内 容 提 要

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化中有没有哲学内蕴？这个题目过去几乎无人问津，没有答案。本书从灿烂的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实际发端，探析了包寓于其间的关于时间空间观念、阴阳观念、宇宙起源与结构模式、人类化生程序、五行思想、原始八卦等哲学命题，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雄辩地证明了：纳西族和云南其他少数民族在其几千年以来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创造了丰富、卓杰的哲学文化，比之我国汉文化哲学毫不逊色。作者将东巴哲学文化置于中华大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圈的背景上考察，在估价其地位、特色和内值的同时，也归纳了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即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些交感、叠合的现象，取得了启示性的成果。这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目 录

引 论

——古羌遗裔纳西族和纳西东巴文化中所包含的
哲学认识 (1)

一 时间观念和空间方位观念起源探究 (9)
(一) 从象形文字“日”“夜”“年”“月”诸字看原始时间观念的产生 (11)
(二) 象形文字“日”(太阳)“水”诸字所反映的原始空间方位观念的起源 (30)
二 抽象阴阳观念起源小议 (47)
(一) 象形文字“阴阳”二字及其读音、翻译与原始排列 (49)
(二) 象形文字“铺、咩”、“卢、色”即阴阳的最初来源 (51)
(三) 象形文字“铺、咩”、“卢、色”的原始含义 (53)
(四) 阳阴观念源于对人类男女、动物公母现象的抽象 (56)
(五) 关于象形文字“卢、色”即阴阳二字的演变 (62)
三 古老的宇宙观 (65)

(一) 古传象形文字东巴经记载的宇宙天地起源 于“气”说	(66)
(二) 古传神话天地开辟	(87)
(三) 宇宙天地原始结构说	(91)
(四) 动物崇拜型的世界血肉整体联系说 ——虎、牛生天地，青蛙生五行	(108)
四 人类起源理论	
——象形文字东巴经记载的家谱型的人类起源说 中所包含的认识脉络	(129)
(一) 人类根源为“气”说	(138)
(二) 人类演生于“水”说	(141)
(三) 人类脱胎于蛋卵说	(142)
五 原始精威五行	(153)
(一) 象形文字东巴经对五行的称法以及五行的 原始内容和排列	(154)
(二) 精威五行来源的传说 ——神话金黄大蛙生五行	(161)
(三) 东巴经记载的精威五行根源于“气”说	(167)
(四) 对原始精威五行及精威五行观念实际起源 的考察	(172)
六 原始青蛙八卦	(193)
(一) 青蛙八卦图来源及其图型简介	(194)
(二) 青蛙八卦图内容解剖一 ——青蛙八卦图所含精威五行及其他	(206)
(三) 青蛙八卦图内容解剖二 ——青蛙八卦图所含八卦	(225)

(四) 青蛙八卦图及精威五行在纳西族社会中的运用	(242)
七 结束语	(266)
后记	(269)

引 论

——古羌遗裔纳西族和纳西东巴 文化中所包含的哲学认识

纳西族是我国五十五种少数民族之一，人口近25万，世居祖国西南金沙江上游两岸地带。居住地区自北而南，自然形成东西两个居住区域。东部区域的纳西族分布于云南省宁南和四川省的盐源、盐边、木里等县，自称“纳”、“纳汝”、“纳恒”或“纳哈”等；西部区域的纳西族分布于云南省丽江等县，自称“纳西”。纳西族名称见于史籍记载者，上可溯至汉、晋，下至明清。《后汉书》卷87首称纳西族先民为“牦牛羌”、“牦牛种”或“越嶲羌”；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称“摩沙夷”；唐樊绰《蛮书·名类第四》称“么些蛮”；《南诏野史》（胡蔚增订本）称“摩荻”；《大明一统志》卷87和明正德《云南志》卷11称“么猡蛮”或“摩些蛮”；《元史·地理志》称“摩娑”；段鹏瑞《盐井乡土志》则称“摩梭”。历代汉文献对纳西族的称谓，皆属“摩沙”或“么些”的同音，只是先后不同译写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各居住区域不同支系的纳西人，统一尊称为“纳西族”。

纳西族源出古羌人。祖国兄弟民族源出古羌人的有彝、藏、白、哈尼、拉祜、羌等十六个民族。羌裔各民族文化发源于古羌戎，但各民族在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既传承

了古羌戎族群的若干文化，又根据各自生产生活的特点创造了各自的文化，同时也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

古羌人遗裔纳西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国内又习惯称作藏彝语族），其内部又依语音、方言变异而分东部方言（四川盐源、盐边、木里和云南宁蒗等地）和西部方言（云南丽江等地）。各方言区语言，既属远古语言的延续，同时在延续过程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纳西族语言见于史籍记载者，首推《后汉书·西南夷传》，该书说：“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藪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万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藪等慕义归化，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位歧道，蹇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健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此所谓“白狼王”所作“远夷之语，辞意难正”的“诗三章”，即被学者们称之为古今罕见的奇文《白兰歌》。据《东观汉记》记录，《白兰歌》分三章，后别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共44句176个单音，有白兰（狼）语记音与汉语意译。史家方国瑜据《白兰歌》中的白兰语一览和汉语记音一览与纳西语作过系统比较，认为白兰歌与纳西语大都相同或相近，白兰语即今藏彝语族的纳西古语。^①

^① 参见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辑。又，关于《白兰歌》白兰语族属问题，丁文江、杨成志、王静如、马长寿、董作宾、陈宗祥、董绍禹等学者都作过研究，此不赘举。

“白狼”或“白兰”为远古“白狼”族，属羌戎族群。纳西族源出古羌戎，这从纳西语与《白狼歌》对比中得到证明。

“语言是现实的抽象”，^①是思维的工具和直接现实。纳西语、尤其是纳西古语记载并反映着纳西族的早期历史；同时，纳西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与哲学认识观念也通过语言得以保存和反映出来。传承至今、并贯穿于象形文字东巴经中的纳西族先民的各种思想观念，无不以纳西语或纳西古语来表达。诸如流传至今的东巴经称“阿拉麦社尼”，直译含义之一为“老虎不说话的日子里”，意译即“远古天地混沌时代”或“远古之时”；称早期人类两个对立着的男女或男女二性为“卢、色”或“铺、咩”，直译含义或男、女，或公、母，意译则代表着自然界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阴和阳；又称事物成对相配、交合为“奔巴别”，意译即“交合”、“化育”或“变化”；又称五行为“精威瓦徐”，意译含义为“精威五行”，所含内容称“森、咪、指、署、几”，汉语译义为“木、火、土、铁、水”，等等。凡此保有纳西族特点的各种思想认识、乃至各种原始观念的起源和发展，我们都将通过纳西语这件琳琅满目的“外衣”获得丰富的认识。

纳西族在自己的语言基础上，曾创造了两种文字，一种是象形文字，一种是“格巴”文字。象形文字字迹“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②故称“森究鲁究”(Sər³³ tɕə⁵⁵ lv³³ tɕə⁵⁵)，“森”即“木”，“究”作“痕迹”解，“鲁”即“石”，直译即“木迹石迹”，意即写在木、石上的记号或木石之字。此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8页。

② 清余庆远《维西闻见录》。

种文字以纳西语读音，为民间宗教祭司东巴所独通，故称东巴文或东巴象形文字。“格巴”字是一种以简单笔画作读音符号的文字，称“格巴”或“哥巴”(gə²¹ mba²¹)字，字迹与彝族老彝文（爨字）相类，一字一音，每字有固定音读，属标音文字。据学者研究，纳西语“格巴”意为“弟子”，字名由人名而得，①故称“格巴”字。

象形文字是纳西族用以表达自己语言、思想和记录历史、文化的符号，约当宋代前后，纳西族便开始借用这种符号书写经书，即东巴经。以后，又用格巴字书写部分经书，即格巴经。据统计，东巴经书约有二万余册，共分五百多卷，分为祭风经、消灾经、开丧经、超荐经、祭龙王经、除秽经、求寿经、零杂经八大类，每大类经书按其性质和宗教祭祀传统，又分作若干小类，大类经书多者达上百本，少则十本至几十本。各类经书内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历史、地理、人文、天文、历法、战事、家庭、婚姻、衣食、医药到文学、艺术、宗教乃至祭礼、占卜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早期纳西族先民对世界天地原始状况、原始起源、原始结构以及对人类自身起源等等哲学认识，都记录在东巴经中，并通过东巴经得以传承下来和反映出来。本世纪初开始，流传于纳西族民间的东巴经不断得到收集、翻译、整理，使之成了我们今天全面研究、认识纳西族历史、文化最珍贵的资料。

纳西族主要信仰原始宗教。西部方言区纳西族称民间主持宗教法仪者为“东巴”，(to³³ mba²¹)故称东巴教；东部

① 参见和志武《纳西族古文字概况》，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97页。

方言区称主持宗教法仪者为“达巴”，故习惯上称达巴教。东巴、达巴皆属民间口语俗称，其意都是诵经者。但“东巴”在象形文字经典古语中，还有很多称谓。总称为“比”(py²¹)，意即“祭”或“诵”，指的是祭祀者或诵经者。较古的称谓又有“奔比”(py³³ mby²¹)，其内部又有为人开丧超荐时称“达恒”(da³³hw²¹)等区别。东巴教相传以“丁巴什罗”为始祖。据学者考证，“丁巴什罗”是藏语音译，“丁巴”应为“祖师”，“什罗”是名字，全称即“祖师什罗”，按藏文音译转写则为“祖师兴饶”，^①“兴饶”又记作“辛饶”、“先饶”、“喜饶”，故“祖师兴饶”又记作“先饶米沃且”、“辛饶弥倭”、“贤若米保”、“辛饶米保”，或“丹巴馨饶”、“丹巴喜饶”等，其意代表最高的巫者或大巫师。古代藏族崇奉原始本教，藏语称谓为“本波”，简称则为“本”或“波”，最高祖师是“祖师什罗”或“丹巴喜饶”。纳西族东巴教崇奉“什罗”或“丁巴什罗”祖师，与“丹巴喜饶”属同一称谓。藏语称本教为“本波”，东巴经古语称东巴为“比”或“奔比”，“本波”“奔比”应属同音。不惟如此，东巴教和本教的很多信仰、礼仪、法事均相同。如本教巫师以鼓作法器，东巴教也以小鼓作重要法器；本教奉卍字为教符，写法与佛教的卍字相反，前者往右旋，后者往左旋，藏语称本教右旋符号为“雍仲”或“拥宗”等，最初含义为光明，以后演变为永恒之意，东巴教也崇奉右旋卍字，称“嗯”，(rw³³)意为“好”、“吉祥”。本教有与祭天相关的仪式，故有“天本

^① 见和志武《略论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东巴文化》，载《玉龙山》，1983年1期，第98页。

波”之称，吐蕃王朝时期，凡举行会盟大典必“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①便以松柏枝叶燃浓烟，以为“烟雾把天和地连在一起，对一切人都有利”。^②东巴教也重视祭天，称作“美比”（mW³py²），早期本教祭用杀牲血祭，东巴教有关法仪道场也行血祭。后期本教祭用“木制鹿头插双角，纸糊牦牛面捏羊”充当祭物，东巴教也重视用竹、木编扎动物，并用面团塑刻动物、神、鬼当偶像。本教巫师举行驱邪仪式要穿虎皮，头戴虎皮帽，东巴教则有身穿虎皮、骑于虎背的护法“优玛”和头戴虎尾的东巴神像。凡此说明，早期东巴教与本教关系密切，二者可能同出一源，只是分派之后，各按其自己民族的情况不断发展。随着时间推移，藏系佛教和汉地佛教、道教逐渐输入纳西族地区，部分佛、道内容遂被纳西族所接受。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纳西族的宗教仍保持着东巴教的内核，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

东巴教最重视祭祀道场。据统计，东巴教道场有五十种之多，凡祭天、祭风、祭山、水、木、石、龙王乃至人死开丧、超荐、祭祖等等，都要举行道场。

重视占卜亦为东巴教的一大特点。其占卜种类和流传于后世的占卜经书甚多，有原始八卦“巴格”卜，五行、天干、地支卜，九宫卜算，推算六十甲子，推算凶星卜，合婚择吉卜，病因卜，左拉卜，炙羊骨卜，贝耙卜，又有无经典可依的石粒卜、筷子卜等等。这些占卜虽属迷信，但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纳西族精神文化的宝贵材料。

① 《旧唐书·吐蕃传》上。

② 王尧辑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传记篇第七节。